

如夢

一切的開始都起源於悶油瓶轉來的那天。

悶油瓶是我替他取的外號，他長得好看歸好看，但冷著一張臉站在那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樣，老師請他自我介紹他也站在那裡悶不吭聲，班導只得把悶油瓶安排在我隔壁，讓我帶著他熟悉環境。

「你好，我是吳邪。」我斟酌著用字，一邊觀察著悶油瓶沒什麼特別表情的臉，小心翼翼地開口道。可深怕這老大一個不開心就把我拖去學校後巷了，他看起來真做得到。

我當然沒有讓悶油瓶發現我內心的曲曲繞繞，我猶豫了一下繼續道：「我是這個班的班長，有什麼需要的都可以跟我說。」

我其實內心也做好了悶油瓶不會理我的準備，誰料他聽到我的話後，才緩緩地將視線從黑板移到了我身上。被那雙深不見底的漆黑雙眸盯住時，不禁有種自己是獵物的錯覺。

我本以為悶油瓶會繼續一語不發，任由我在這說單口相聲，誰料他竟露出極淺的微笑，一閃而逝的。那本就好看的臉蛋，一笑後融化了原本的距離感，深不見底的黑眸也有了些亮意，讓人目不轉睛。

……至少我是目不轉睛。我撇開視線後試圖壓下胸腔那狂跳不止的心臟，我懷疑我臉紅了，因為我發現悶油瓶的雙眸也多了笑意，但我沒有證據。

「我叫張起靈。」悶油瓶的嗓音淡淡地，跟他的人如出一轍。我一邊偷瞄著悶油瓶，瞧著他頓了一下後，繼續道：「……我想和你做朋友。」

？

我沒有想過悶油瓶會回我話，更沒有想過他後面會接這句話。我微張著嘴，看他一臉認真的模樣，似乎不像是開玩笑。我原先轉得飛快的腦袋瞬間當機，結結巴巴地道：「要、要收錢嗎？」

？

這下頭上頂了個問號的不只有我，還要加上我面前的悶油瓶了。我簡直想打自己一巴掌，吳邪你這嘴！就算覺得對方要收保護費也不能說啊！

「我、我不是說你凶神惡煞的意思……」我連忙繼續道：「我是想說……呃，我覺得你長得很好看，我也想跟你當朋友！」情急之下，我隨口扯了句，聽起來像個變態也好過這尷尬的場面。

我也沒搞懂回了這句後情況有沒有稍稍好轉，因為悶油瓶沒有再露出那讓人驚艷的微笑，反倒多了幾分若有所思。

「你缺錢嗎？」悶油瓶突然開口道。

「啊？」我這才意識到悶油瓶似乎把剛剛那段對話理解成了我很缺錢，我乾笑了兩聲：「人活在世上哪有不缺錢的嘛哈哈……」

也還好上課鐘聲恰好響起救了我一命，才沒有讓這尷尬的場面繼續延續。

我暗自鬆了口氣，下一堂是數學課，我連忙從抽屜拿出數學課本，才想起隔壁鄰桌這位轉學生是沒有課本的。我把課本往他那推了點，打算和他一人一半。

「先將就著看吧，明天書估計就下來了，我再問問咱班導。」我眼尖瞄見張老進了門，張老難搞得很，我一邊把椅子搬得靠悶油瓶近些，一邊朝他那兒低聲道。

悶油瓶看了我這麼做，也學著把椅子搬近了點，一時之間我們兩個的距離近得我只要一吸氣就能聞到悶油瓶身上淡淡的清香。

是……是沐浴乳？肥皂？還是洗衣精的味道？我連忙將這些混亂的想法逐出腦中，暗自鎮定地抄著黑板上老師寫的內容，實則台上講課的內容半點都沒聽進去。

我們靠得太近了，幾乎是雙腿可以靠在一起的距離，我完全可以感受到悶油瓶的體溫隔著褲子傳來，出乎意料地是我的心臟不再像方才一樣狂跳，反倒是感到前所未有的熟悉和安全感。但我又怎麼會對悶油瓶會有熟悉感？更遑論是安全感？

我頂著對自己身體滿腦的疑問悶頭抄著筆記，視線卻不由自主又飄向了落筆不遠處悶油瓶的手指，他的食指跟中指長得出奇，微微曲起在桌面輕敲。

照理來說我應該要驚訝的，但怎麼就感覺一切都是如此的理所當然？我假裝手痠而停下筆，將身子重新靠到椅背上，眼角餘光則偷偷瞥向一旁的悶油瓶。

他的瀏海稍長，垂下眼簾時不曉得在想些什麼……或是在睡覺？我偷偷地瞄過去，果不其然是在打盹。

那……我好像把課本拿回去也可以？但這樣也亂尷尬一把的。正猶豫著要不繼續抄時，便看見悶油瓶伸手拿起我的筆，竟開始幫我抄起筆記來。

我被他的舉動搞得一愣，連忙低聲道：「沒、沒關係的……」

我話還沒說完，悶油瓶便抬眸瞅了我一眼，筆尖指了指我卡關許久的數學題。他低聲道：「這題寫錯了。」

敢情不是幫我抄筆記，是當老師看起我的作業了！我沒好氣地撇了撇嘴：「真是謝了，張老師。」

悶油瓶把筆放回了手裡，「不客氣，吳同學。」

我握緊了那隻平凡無比的原子筆，感覺像是帶了幾分餘溫似的。

*

下課鐘響起時，我心裡還琢磨著要帶悶油瓶去認識環境這件事。正巧趕上午休，可以帶悶油瓶去食堂看看。

「食堂的飯菜還算不錯，可以嚐嚐。等吃完我們再去其他地方繞繞，咱學校還是挺大的……」這人雖然話不多，但看稍早前的調侃這人也是挺幽默，不像外表那樣難以靠近。但也多虧他那生人勿近的模样，其他同學也只敢在旁邊張望，沒有要來和悶油瓶攀談的意思，也算是少了幾分麻煩。

悶油瓶領首，跟著我一起出了教室門。走廊上擠滿急著要去食堂的人潮，不時穿插著嬉鬧和罵聲，擠得水洩不通，我拉了拉悶油瓶的衣服，示意他往右手邊走。

人擠不是什麼問題，問題是外頭正值豔陽，還有不少是剛運動完的男學生，味道擠在一起可是驚人的。我正擔心和悶油瓶走散時，便感覺到有人精準地握住了我的手，一抬眼便看見悶油瓶朝我看來。

他的力氣很大，手一勾輕而易舉地把我摟到他身旁，明明我還比他高上一點，怎麼就把老子整了個小鳥依人感？

悶油瓶的動作很精巧，我愣是不曉得他是如何摟著我的同時飛快地鑽出這些人群，悶油瓶的身體簡直比女人還軟，像是沒有骨頭似的。悶油瓶身上的清香又更直接的鑽進我的鼻腔內，雖然這過程不過一兩分鐘，那殘香我彷彿都還能嗅聞得到。

我這下可真臉紅了。輕咳了幾聲後連忙拉著悶油瓶進食堂排隊，不得不說悶油瓶那張俊臉放在那還是挺有用的，我懷疑食堂阿姨有多給悶油瓶兩匙肉。

至於為什麼坐下後那些肉多半跑到我盤子裡……我本人也是挺困惑的。我看著悶油瓶草草吃完自己那份，嚥下了口中那塊肉，我憋了老半天開口：「……你吃素啊？」

我猜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悶油瓶沒有回話，只露出了一言難盡的表情。我連忙三兩下把剩下的飯扒完，收拾了餐盤，我看還有點時間，便決定帶悶油瓶往圖書館那兒去。

外頭豔陽稍稍被雲遮擋，讓這趟步行不至於太過疲憊。我是走習慣了，而看悶油瓶一臉無所謂的模樣……嗯，從這傢伙的外型看來，體力肯定比我好上幾倍不止，還是別擔心別人了。

「圖書館離這有好段距離，走過去大概二十分鐘吧？沒什麼人會去，自修室比較近點，大家通常就會就近待在那兒。」方好路過，我朝悶油瓶指了指左手邊那棟建築，再指向還有一段距離的圖書館：「要不是我被抽中當啥勞什子圖書委員，下課後得要留在這幹活一學期，否則我也是沒可能去的。」我擺了擺手。

「唯一的好處估計是空調夠涼？」自己一個人沿路嘮嘮叨叨，感覺路途一下就到了，我推開圖書館的大門，感受強勁的冷風迎面撲來，不免感嘆了一下空調的偉大。

我正巧在圖書館有事要處理，才剛要和悶油瓶說叫他等我一會，回過頭人已無蹤。

怎麼人沒聲沒息的就搞失蹤？我抓了抓頭，乾脆先去忙自己的事了。等處理的差不多時，悶油瓶也沒有回來的跡象，瞄了眼手錶上的時間，也是該回教室了。

但這圖書館說大也挺大的，悶油瓶會去哪裡？我一路穿過各式高聳的書架，空無一人的圖書館迴盪著只有我的腳步聲，正當我想悶油瓶該不會嫌無聊自己先走了？便看見在一處角落有個窗坎的位置，悶油瓶正坐靠在那兒熟睡。

窗外的豔陽已被烏雲遮去大半，僅剩的陽光披散在悶油瓶周遭，瞧他熟睡我才敢去細看悶油瓶的臉，我放輕了腳步靠近，下意識地不想吵醒他。

這人如果常笑一點，估計是很受歡迎的類型吧？看著悶油瓶的臉，我不免還是感嘆人帥真好，連隨便找個地方睡覺都像是幅油畫。

在我湊近時，悶油瓶的睫毛輕顫，嘴唇微動，正當我想他要講些什麼時，一個踉蹌便被他的手拉進了懷裡，大手熟稔地捏上我的下顎便覆了上來，這一連串動作太過流暢，以至於我根本沒有機會閃躲。

那是個試探且顫抖的吻，唇瓣相貼的溫度幾乎灼燒著我，一閃即逝，我幾乎要以為他是不小心的。

窗外烏雲把陽光被遮蓋住的同時雷聲大作，上頭的軌道燈一明一滅，照著我和悶油瓶兩人。

我甚至還有閒情雅致想著這燈泡晚點有空得要換掉，我被悶油瓶緊緊地抱著懷裏，掙也掙不開。

「張起靈？」我的力氣遠不及他，乾脆放棄掙扎。只繼續喊：「你、你是怎麼了？」難不成是怕打雷？

我聽到悶油瓶在我耳邊喃喃些什麼，被雷聲和滂沱雨聲給掩蓋住，我隱約只聽到什麼吳邪、真實、回家……我看果然是怕打雷想回家？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的腦袋胡思亂想了半天，身子僵硬地拍了拍悶油瓶的背，「沒事，午後雷陣雨罷了，我看要等雨停才走得掉了……」

我感受悶油瓶在我的安撫下緩緩放鬆了抱著我的力道，我絞盡腦汁想著安撫他的台詞，便感受到他在我耳邊低語：

——「吳邪，我們回家。」

又是一陣雷響，我猛然地推開了悶油瓶，不自在感跟不對勁的失真感從腳趾直達腦門，那陌生且急促的情感讓我心臟幾乎驟停，彷彿這圖書館就要崩塌似——

叩的一聲響，我猛然回頭，才發現是有本書掉落在地。我的大腦從未如此混亂過，直覺驅使了我上前把它拿起。

那是一本紅色的精裝書，我的腦子叫囂著要我翻開它，正當我打算翻開它時，悶油瓶一個箭步上前把書從我手中抽了出來。

「……抱歉。」悶油瓶的表情不太好看，彷彿參雜了些悲傷的情緒，我也不是很明白。我沒有阻止他從我手中將那本書拿走，直到現在真實感才逐漸回籠。

我估計我的臉色應該挺難看的，悶油瓶也相去不遠。正好窗外雨勢趨緩，我跟悶油瓶一前一後出了圖書館往教室走去，大雨後空氣不像過往悶熱，我卻覺得比方才來時更加窒息。

一路無話。

*

之後，我跟悶油瓶彷彿那件事沒發生過一般。書到了教室後悶油瓶便還給了我，但我也失了翻開他的興致。

悶油瓶對我還是挺好的，也許是因為我是他第一個在這交到的朋友吧？我有天在頂樓吃便當時(真沒想到悶油瓶下廚還挺好吃的)，有詢問過悶油瓶到底啥意思？

他那時候想了一下，正當我以為他沒打算理我時，他才緩緩地開口：

「因為你是我跟這世界唯一的聯繫。」

悶油瓶沒頭沒尾說的這句我是沒搞懂，但這人也第一天講我不明白的話了。我有次無聊時問了隔壁班王胖子，這小哥這些舉動和說這些話到底啥意思？王胖子只回你們談戀愛的酸臭味別飄來胖爺這。

我也搞不懂我和悶油瓶這叫談戀愛嗎？畢竟我也沒真正談過戀愛，我只知道跟小哥這樣的互動挺好的，而那本書也一直被我壓在抽屜深處，我幾乎忘記了它的存在。

我跟悶油瓶似乎有著異常的默契，而後沒有人多問些什麼，我跟悶油瓶也沒有去理會學校指稱我們早戀的風聲。

*

到了畢業前夕，我也搞不懂心裡那複雜的情緒是什麼。要說未來的就學方向我是決定好了沒錯，但悶油瓶呢？我有嘗試詢問過他，但都被他用不曉得和沒想好搪塞過去。

這幾年跟悶油瓶的相處下，我明白這人不想說你再怎麼逼他也沒用，他也不會跟你說老實話。我內心煩悶，但也沒多什麼。

——如果我跟悶油瓶是真的在談戀愛，那我是不是有立場可以多說些什麼？

那一瞬間的想法劃過，我又像是被雷打到一般。嘆了口氣，我心血來潮又去了圖書館。

自從圖書委員卸任後，我也不太常來這裡了，到了這反倒還有些懷念的感覺。

我挑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今天晴空萬里，是個好天氣，心中又不免想起那雷雨交接的午後，和悶油瓶的擁抱，還有那像是失誤的吻。

我微微握緊了拳，決心想轉移注意力，讓自己別再想悶油瓶那傢伙了。我打開自己的書包，正想著拿筆記本簡單寫些什麼時——我赫然發現，那本紅色的精裝書——就是那天午後掉落的書，竟在我的包包裡。

我不免有些遲疑，我完全沒有這本書在我書包裡的記憶！甚至對這本書的記憶都已經是以年為計算單位了，我心中有些發寒，這本書略有厚度，這重量如果在書包裡肯定是會發現的。

怎麼會這樣？我嚥了嚥口水，將那本書放在了桌面上，心中狂跳，卻沒有翻開它的勇氣。

我瞪著桌上那本書，正掙扎時，一道陰影籠罩了我。我抬頭一望，便見悶油瓶拉開椅子，坐到了我身旁。

我跟他的目光對上，他漆黑的雙眸依舊深不見底，卻總在望著我時多了幾分暖意。

「吳邪，最後了……是我貪心了。」他開口的同時伴隨著一聲輕歎，大手也覆上我放在書封上，微微顫抖著的手。他像是安慰似的捏了捏。「我會陪你。」

我並不太明白悶油瓶的話是什麼意思，但直覺告訴我翻開這本書——

開頭便是五十年前長沙鏢子嶺，四個土夫子……我幾乎是一瞬間便投入在故事情節裡，越看越是熟悉，我看著書裡的角色悲歡離合，我不懂倒斗，卻沉浸其中。

雲頂天宮，一路到蛇沼鬼城，一直看到青銅門外，悶油瓶的笑，關於終極，關於一切。

我心中瞭然，一直看到結尾，我不禁嘆息。跟著結尾的和夾在封底的老照片，我正打算拿起細看時，隨著一陣微風吹來，老照片頓時化為粉碎。

而夢的盡頭已然粉碎。

在我失去意識前，我能感受到我再度被悶油瓶擁入懷中，他安撫似地撫摸我的背，就像那天傾盆雷雨。

「我第一天就該叫醒你了，但你看起來很快樂。」

「我其實只是希望你快樂。吳邪。」

一切繁華，皆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

當我甦醒時，我其實已經不太記得夢裡到底發生了什麼……聽說我昏了快一個禮拜，本來大家萬念俱灰指不定沒望了，接著他們也不曉得小哥做了什麼，昏迷就又加上了一個……

我確實也不太曉得悶油瓶做了什麼，我醒來沒多久他也醒了，不曉得是不是我的錯覺，這次過後，悶油瓶笑的次數好像變多了？雖然大概只上升了兩個像素點左右，但我還是覺得挺明顯的。

之後的一天天，我才慢慢想起那段幻境裡的記憶碎片，雖說記起的在這幻境中可能不過十分之一，但還是值得讓人回味的。我盡量將還記得的部分書寫下，一路閱讀下來，還是覺得自己作夢也不忘挺幽默的。

「小哥，如果那時候我們一直沒醒來……我們是不是會在夢裡變得很老很老啊？」

我側頭看向悶油瓶，晚霞耀眼，卻將他原先冷硬的五官映照的柔和動人。

「嗯。」悶油瓶將大手覆上我的手背，安撫似地捏了捏：「我會陪你。」